

湿地寻春

周末,到户外去寻春,走进盐城湿地博物馆。

盐城湿地博物馆是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的室外展厅,展现海洋湿地、湖荡湿地、河流湿地等湿地生态特征,以及垛田、苇荡、滩涂等城市地理特色。记得最近一次游园,还是在去年深秋,印象是一园的缤纷。两三棵枫树,从上到下,浓浓的红,最为吸引眼球。芦苇、江竹、蒲苇的芦花,一簇一簇,苍苍的白,奠定公园的基础色调。万寿菊还坚强地开着花,紧贴着地面,粲粲的黄,惊艳地点缀。粉黛乱草子的粉,已有些褪色,但那残存的粉,还是足以搞乱平静的心。我用自拍的照片和简单的文字写成美篇,赚得了一众朋友的点赞。

此时的公园,似乎还没有睡醒,仍然保留冬天的样子。只有一些常绿的树和台阶草,还呈现着深深的墨绿,其他多是深灰和苍白。走近苇荡鹭音景点,芦苇的枯秆,直直地立着,显得有点稀疏,白鹭还在他乡越冬,没有回来。漫步田岛栈道,水位很低,垛田好像又长高了一些,垛田上栽种的油菜,经历了雪霜,叶子大半是枯的,难以看出多少生机。再看鹤鹿同春景点,丹顶鹤在引吭,麋鹿在奔跑,它们只是雕像,往日的绿草地,已不见了绿和草,只有土地的黄和枯草的苍。湖边的柳树,柳条依然垂着,光秃秃的,但已隐约可见鼓鼓的芽苞。湖中的野鸭,在水面上悠闲自在,好像已感受到“春江水暖”,见到人来,它们表演起水上飞的轻功,急急地逃离。

那么,春天在哪里呢?

春天,在积蓄,要用心体会。越过了严冬,阳气一天天蓄积,春天就在一步步走近。虽然园子里的春天还不能肉眼可见,但在地下、在土壤里、花草木的根部、在种子的胚芽,春天正在积蓄、正在发育、正在萌动。

春天,正暴发,要用耳倾听。有人说,春天是寂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是的,早春的风是轻轻的,早春也没有惊雷,但这并不能说早春没有声音。把心静下来,把精力集中到耳朵,就可以听到湖水解冻的声音,可以听到种子挤破土壤的声音,可以听到冬眠醒来后虫子活动筋骨的声音。

春天,靠发现,要用爱寻找。湿地公园的草地上,一个小男孩和他妈妈正在用小木棍拨动着碎碎的枯草,他在找什么呢?“我在找春天,老师布置作业让我们寻找春天。”“找着了没?”我蹲下身问。“还没呢?”过了一会儿,小男孩尖叫“找到了,找到了。”他发现了个嫩嫩的草芽。是的,他找到了春天,找到了和他一样顽皮的率先跑出来的“找春小男孩”。

湿地的春天,需要等,但也要认真地等。因为,它来得慢,但跑得快,有时快得让你来不及反应。一场春雨,几日暖阳,春就会在你猝不及防中,占领整个湿地。茅草会先绿起来,它是湿地的原居民,它会吹响哨子。于是园子里的树啊、草啊、菜啊,就会争先恐后地醒过来,绿了起来,谁愿意落在后面呢。再过几日,各色花又将开放,白鹭又将飞回来,蛙儿又将鸣叫起来。

这个春天,要寻找,要珍惜,更要走出来,融进去。春天,永远是属于热爱春天的人。

生活随笔

市区 陈卫中

登瀛

呼唤春天 李陶 摄

刊头书法 臧科书



当我们的的心灵开始照耀着一种特殊的阳光,那就是理想和希望的开始。

春日碎语

又见春雨,又是料峭,总有一些特别的情愫,缠绕着我们。

让我们牵挂的,或许是身边的你,或许只是某个陌生的“你”,甚至,只是某个时间里匆匆而过的身影。

日子在交织着泪水和欢笑中匆匆流逝,日子也在交织着担忧和希望中匆匆走来。无论这日子曾经多么不平常,走进寻常百姓家,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平平常常的日子,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哪怕是弱小心灵的生存,也和“强”字分不开。活着,就意味着生之顽强。

抬头望见天上月色冷,眼前星星点点的光亮却扑了我们烟火满怀,微风阵阵赶赴,挟香而来,忽觉花渐开,春已归。四季起起落落,朝朝暮暮,我们总乐意途经一些山川湖海和花花草草的盛开地。毕竟,我们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做的梦。

生活里,毕竟是平凡多过精彩的。

城市已满目绿色,街旁也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在有风的日子,纷纷零落,飘在匆匆的行人身上,仿佛春天的雨,这一刹那很美,却也无可避免带来扰乱和不安。春日是一草一木的,需要偶尔驻足,理清游走记忆的时间,往昔对永恒的追求渐渐凋零,我又该如何留住你呢?

也许我们还记得,那个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已悄然离我们而去很

久。我们自以为饱经沧桑,阅透了人生,心早已磨出厚茧,可是,一篇朴素的文章,一段质朴的对话,一个感人的细节,仍足以令我们鼻子发酸,心头发烫。我们的心从来都不是粗砺荒漠的一片,那光明的一隅,会永远充满温情。

当平凡成为习以为常时,我们的心又何止充满温情?

走过岁月,有梦圆的欢欣,也必然有梦碎的痛苦,而执著于梦想的追求,使我们天涯咫尺,息息相通。

不必着急赶路,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像是暂停了几年,往后每一次岁月的更迭都犹如幻影,历史与时光如冰雪般落地便化为乌有,四季虽长,却终有回转。蝉声欲烦,生命也总带些褪不去的暗,荒芜的路走到尽头,熙熙攘攘俗世烟火,黄昏的笙歌四起,它终将消弭却也灿烂无比。

当我们的的心灵开始照耀着一种特殊的阳光,那就是理想和希望的开始。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理想没有希望的日子,就如同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阳光的日子一样。正因为有了阳光赋予生命的作用,地球才没有变成石头。莎士比亚告诉过我们:“草木是靠着上天的雨露滋长的,但是它们也敢仰望苍穹。”而在苍穹之上,“同一个太阳照着它的宫殿,也不曾避过我们的草屋。”

迎着初升的太阳,我和朋友们一路同行。

回到家中,将香椿洗净、焯水、切碎,再与鸡蛋液混合起来,撒上食用盐,在热油的“滋啦”声中,香椿和鸡蛋立马被激发出独特香味,十来分钟而已,一盘香椿炒鸡蛋就做好了,浅浅尝上一口,麻木的味蕾也被激活起来,嗯!这确实就是春天的味道啊!

“食春”小感

上周到麦德龙闲逛,发现蔬菜区上了一排“春菜”,有“香椿头”“红菜薹”“草头”“荠菜”“马兰头”等,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春菜”不仅新鲜,而且被洗得干干净净,外包装上还设计了一张带有“国潮”意味的春菜海报,不仅有“春菜”二字,更有具体的菜名,还附上了“昼夜均 寒暑平”的节气语。这些对于身处季节转换的我们来说,由冬始春,无疑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不仅是饱腹之欲,更是对“新鲜”“希望”“热爱”等愿望的一种表达与满足。

春日里,万物生发。每个从沉寂冬日走出来的人,都急切地想去感受这春天的新鲜劲。在早春的暖阳里,在破土而出的小草地上用脚尖轻触,在拂堤杨柳醉春烟中深呼吸,那种人与自然心心相“应”的感觉使人浑身舒畅,于是在春日里,“踏青”“春游”“春跑”等生活方式每每被推崇倡导,但“食春”,这种把春天吃进肚子裡的方式,对身处人间烟火气的百姓来说,感受最为直接,最为养生,食用时令蔬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与自然的契合度变得高了起来。

苏轼在词中写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可见“食春”这种生活方式由来已久。那曾经在乡间田野中,报春知春的春野菜们,到了今天早已变成了商品经济的一种,对于远离乡村生活的我们来说,没有了随吃随摘的田园日子,没有了日月星辰细致入微的体察,整日生活在这车水马龙的都市中,竟对时令时节的变化变得迟钝起来,有时候只能在商业文化构成的现代生活中去寻找变化的“新意”。就比如我在超市中,偶然发现的“春菜”经济,如果没有这些商家们的“善意”提醒,我或许都忘了“食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智慧。不过你要是接受了来自商家的这份“善意”,价格也是不菲,但为了体验这“舌尖上的春天”,满满地吃上一口“春鲜”,也不算贵了,毕竟这香椿炒鸡蛋的滋味确实是让人垂涎三尺啊!

找寻春天与灵魂的契合点,现实生活的体验自有它的魅力。回到家中,将香椿洗净、焯水、切碎,再与鸡蛋液混合起来,撒上食用盐,在热油的“滋啦”声中,香椿和鸡蛋立马被激发出独特香味,十来分钟而已,一盘香椿炒鸡蛋就做好了,浅浅尝上一口,麻木的味蕾也被激活起来,嗯!这确实就是春天的味道啊!

感悟春天的食春大幕拉开了,然而吃香椿也只是个开头而已。

心 香一瓣

生活随笔

登瀛茶座

东台 刘凤斌